

“东方”还是“西方”?

——从文化形态看俄罗斯的文化属性

张咏

【提要】俄罗斯文化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包括俄罗斯国内外)争论的问题。当“西方”与“东方”纯属地理学的概念被其引入到人文科学领域后,使得这一概念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包含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在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俄罗斯文化形态的现象特征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俄罗斯的文化属性为“西方”、为一种处于“欧洲文化边缘地带的”文化子类型。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 东方与西方 文化类型 边缘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14-06

俄罗斯文化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包括俄罗斯国内外)争论的问题。本来,“西方”与“东方”纯属地理学的概念,将其引入到人文科学领域后,使得这一概念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可以将这个问题看作是文化类型学的问题,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政治与权力的范畴,包含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现在当我们试图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文化变迁理论来看,那种二元对立语境下的“东方”、“西方”概念的确立对人类文化的形态和类型的分布与概括可能过于简单和轻率,有可能引发文化的误读和文化的冲突。

一、文化变迁理论中的文化形态观

“文化”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于人类学(民族学),即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在

其名著《原始文化》(1871)中提出的,之后各个学科都开始提出各自的文化概念,有人统计不下250种。可以说,自泰勒的文化概念提出之后,人类学(民族学)就一直以“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使命,一直在探索文化的内涵与边界、文化的功能与变迁、文化的话语与权力等等,与时代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在这些文化理论中,文化变迁理论始终处于学科的几类基础概念当中。文化变迁理论认为,已知人文世界的文化分布与扩散形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地分为若干种边界清晰的形态类型,而是靠若干文化扩散的边界地带与其他文化组成一个递进与共生的文化系统,那种简单的文化孤岛现象——例如言语孤岛等现象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常态分布,至多只是个别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跟强烈的外界干预,比如军事、移民等外力作用有关,实际上对于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并不是一件合理而公平的状态,对孤岛文化的

主体和孤岛文化以外的文化交际来说都充满了不公平和人为的干预迹象，效果很难评价，往往需要长期的观察与评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非洲版图的格局——那种殖民地式的分割与处理的后果至今还在由曾经的被殖民者——非洲人来承担。因此文化孤岛现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移植的现象出现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人文世界当中，充满了傲慢、偏见和血腥。这种现象本身似乎更加符合上述“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类型区分表述，是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简单而武断地加入到人文世界的分类当中的典型案例。因而在现在人类学的反思当中，我们需要将这一概念剔除（至少是减弱）其浓郁的意识形态对立意义，而还原“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类型学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擅长的文化变迁理论中，基于很多田野的个案基础而提出文化变迁的概念，往往基于如下一类规律和特点，即由于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导致文化变迁在年代和区域的排列与分布上，产生一种扩散的“区域”和“渐变期”现象，形成了该文化的“过渡状态”；而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若想获得组合与重构，只有经历这个“过渡状态”才能得以完成，如此往复，从而使文化获得了一种自我发展、自我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不同的文化由于扩散区域与影响的年代不尽相同，存在阶段与层次的差异，因而世界众多文化的发展、变迁组成了一种交错递进的格局。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这种规律和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过渡性”。这种特性构成了文化变迁的本质特点。

“‘过渡性’是由文化变迁的内在属性——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的性质决定的，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则是实现文化变迁的外部条件保证。‘过渡性’易于形成文化变迁的时空轨迹，接触与影响则经常形成文化扩散的区域，造成边缘文化与主导文化的相持状态。”^①显然，由“过渡性”特质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发生会与“过渡状态”发生关联，即一种文化的发展变迁历程可能存在着积极的前进动力，也可能存在某种消极的反作用力，两种力量的相持与此消彼长引起文化变迁的发生。而文化变迁的发生可导致两种情形的出现：一种

文化的扩散区域与边界和一种文化内在的“过渡状态”。扩散的区域与边界形成一种文化的“边界地带”，“边界地带”可以说明一种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形成“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过渡状态”的出现是一种文化发生变迁的前提和保障，没有“过渡状态”的文化变迁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在实践层面上往往遭遇伦理与文化生态的质疑，如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各类文化殖民活动。从“过渡状态”持续的时间来看，如果越短，说明其稳定性相对较差而适应性相对变强，其文化扩散的“边界地带”必然有限，反之亦然，则说明一种文化的稳定性相对较强而适应性相对变弱，但其文化的“边界地带”却有可能分布得更广。

由此我们认为，一种文化的扩散区域与边界和一种文化内在的“过渡状态”构成了文化变迁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以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某种结合方式表现出来，一旦形成便具有某种稳定性。但是由于处于“过渡状态”内的每一种文化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对于时间序列（并非线性时间也可能为曲线时间）而存在，因而“过渡状态”内至少存在着两种以上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形态相对于周围的其他文化来说，则又可以被看作是各自文化的“边缘地带”。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等人观点来看，文化的产生及发展方向是深受具有优势文化的影响，从而“每一后起的高级文化类型，都将比前一阶段的文化类型取得更为旷远和更为迅速的发展，乃至发展到今天”。^②

依照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对俄罗斯文化的属性就可以理解为处在欧洲文化的边缘地带的一种文化，容易与分布在其边缘地带的相异文化发生互动形成又一类过渡地带。其他欧洲两大族群——日耳曼和拉丁语族的文化群体，同样容易与分布在其边缘地带的文化发生接触，形成各自的边缘文化。俄语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俄罗斯民族为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波罗的海亚

① 张咏：《试论文化变迁的“过渡地带”》，《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 [美]托马斯等著《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型,为典型的欧洲白色人种,精神文化的基础则建立在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的东正教上。因此,从语言、种族和精神文化这一经典的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俄罗斯文化当然属于欧洲文化。在欧洲文化的周围分布了许多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其中的边界地点发生了两种或以上文化的接触与互动,就说某种地域的文化不属于欧洲文化的行列。比如历史上西班牙所在的利比里亚半岛,曾经被阿拉伯人占领就说西班牙的文化不属于欧洲文化,是属于阿拉伯的一种。因此,这种简单确定某种文化属于某个“集团”的方式,实际上是忽略了一种文化的本质属性,混淆了表象与特质的关系,因而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为“东方”与“西方”这样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概念的确立及其合法性寻找口实,然后大家都一致被引入到一个偏执的胡同——“东方”即专制、“西方”即民主的价值判断上,从而有意忽略“文化”的本质特点。

二、俄罗斯文化的构成 特点及意义

不错,处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文化的确也是处于欧洲文化与欧亚大陆的文化群体相连接的部分,来自亚洲的蒙古人也的确统治过俄罗斯,并且给俄罗斯带来了亚洲的文化内容。这是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结果,按照俄罗斯文化中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Судьба,命运”,“欧洲的命运”。这就好像我们天生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邻居一样,欧洲注定要与亚洲为邻的。如果没有俄罗斯对蒙古—鞑靼的顽强抵抗,估计欧洲的文化要倒退几个世纪。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东方”与“西方”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亚洲的“东方”是属于哪种“专制”形式的代表?有无统一的“专制模式”?蒙古人的“东方”与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东方”观念是一样的吗?法国和德国有完全一样的“西方”模式吗?如果有,为何还要称之为法国和德国?不如一起称其为“西方”好了。可见以一种政治文化的观念涵盖文化的所有部分,甚至是一种文化的本质,显然是很不够的,至少是片面的。按照文化变迁理论看,俄罗斯文化属于传说中的“西方”文化与

“东方”文化的过渡地带,欧洲的“西方”试图了解“东方”时,只要到俄罗斯文化中就可以找到;而对于那些“东方”的亚洲来说,想了解“西方”是什么的话,不用走远,只要到俄罗斯就能看到跟“他们”不同的地方。从欧洲的眼光看,俄罗斯属于“东方”,而从亚洲的眼光看,俄罗斯却属于“西方”。这就是俄罗斯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边界地带带给自身的独特之处,也是几乎所有处于若干种文化交汇的边界地带的过渡文化所具有的共性。而过渡地段的文化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深受具有“相对优势”的文化的的影响,某种情况下有可能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

对于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斯拉夫人、芬—乌戈尔人和突厥人”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基本成分,说明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的种族来源——斯拉夫及其东部和北部。芬—乌戈尔人带给俄罗斯“肤色和头发颜色、高颧骨、眼珠的颜色和眼眶、宽下巴上有特点的鼻子等等”,而东方的突厥人——蒙古—鞑靼人带给俄罗斯物质和精神创伤外,也带给俄罗斯“奴性、专横、对待‘大人物’公开献媚和对待‘普通人’的粗鲁”,但是也带给俄罗斯人“忍耐和顽强、勇敢和善于自我献身精神”。^①芬—乌戈尔人和突厥人与构成欧洲传统三大族群之一的斯拉夫人的语言及种族来源均不相同,前者构成了芬—乌戈尔语系,后者则为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两者均与亚洲有关。前者组成了今天的芬兰、匈牙利等民族,后者则有鞑靼人(塔塔尔)、土耳其等民族,前者比后者更早地进入了欧洲,开始了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但至今仍未被印欧语系民族彻底同化,仍然用语言等符号严格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边界。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一支,能将芬—乌戈尔人和突厥人纳入到自己的民族里将其改造为俄罗斯民族的成员,使其成为操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员,使得原有的俄罗斯民族的成员和生存空间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相比自然变得“异常突出”。但是与俄罗斯这些“异常突出”的特点相比,那些被“消化”的非斯拉夫族群也带给俄罗

^① A. B. Сергеева: 《Какже Мы, Русск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006. ст—22.

斯民族“欧洲以外”的元素，这些元素并不是简单地被“消化”而是保留在这个民族历史记忆的底层，成为这个民族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些主动的“边缘性”实践，如乌克兰—Украина的起源名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的建立都与这些国家边界的“边缘”有关，这些“边缘”的出现，为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大提供了更大空间。正是这种“边缘性”的特征使得俄罗斯的文化边界与其欧洲邻居相比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外部的”、“相异的”文化群体。“外部的”、“相异的”世界也许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野蛮”和“可怕”，或许还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例如相互促进、相互映衬。正如上个世纪著名的俄国鞑靼学者加斯普林斯基所言：“在东起阿尔泰山和帕米尔山脚，西至波罗的海的大平原上，比较俄罗斯人和突厥人的史诗和民众思维，你就会发现两种不同的语言叙述着一样的悲伤和痛苦。因为两位伟大的勇士千百年来曾追随过三个不正确的向导——压迫、错误和无知。这样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他俩将手挽手，朝着光明、真理和正确生活的方向前进。”^①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主体构成有所不同的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由欧洲发明的“民族——国家”理论已经把欧洲原本由几大帝国组成的版图变成了一个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则除了包括来自欧洲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以及德意志族、波兰族等民族外还有包括鞑靼（塔塔尔）、哈萨克、卡尔梅克（蒙古）等等 100 多个原生性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欧亚空间。这些众多原生性的民族或族群，没有像欧洲其他民族国家一样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与俄罗斯一同生活在共同的空间，彼此没有被打扰，他们保存有“各种宗教和宗教信仰——天主教和路德教，同时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在曾经的沙俄帝国的管辖范围内，“在波兰王国，拿破仑法典继续有效，在波尔塔瓦和切尔尼哥夫省实行立陶宛法典，在波罗的海各省实行马格德堡城市法，某些地方法律在高加索、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实行。宪法在芬兰实行，亚历山大一世还在芬兰组织了四个阶层的议会。”^② 这一点也是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的地

方，也是俄罗斯作为一个文化边缘地带的文化集团所特有的构成元素之一。这一点不仅与欧洲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也跟基本由移民构成的美国形成较大差异。如此众多的原生性民族与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欧洲民族“历史”地发生接触与碰撞、纠结与恩怨，使得俄罗斯的文化变迁的传统与经验必然与欧洲有所不同，与美国更是不相同。如果说，俄罗斯是所谓的“各民族的监狱”的话，那么历史上哪个国家又成为过“各民族的天堂”呢？几次世界大战正是那些标榜“文明”、“民主”的西方带给世界人民的巨大灾难，尤其是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镇压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共产党人的做法何尝不是那种以“文明优越论”自居的西方世界所为？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顾，任意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如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举止”呢？因此，那种简单地将美国或者法国等某个国家的所谓“现代化”样板复制或者干脆移植到类似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广大的领土、复杂的民族构成的空间的想象，未免有些天真和幼稚，必然会遭遇各种尴尬，除非他放弃领土、主权并在历史记忆方面大做文章。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作为一个由各类移民组成的“大熔炉”和基本上由最为复杂、数量众多的原生性民族占据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构成了已知人文空间的两极，按照文化变迁理论的观点来看，是具有“后发优势”的文化类型，战后美苏两个大国分别领导世界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观点的预见性。因此，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俄罗斯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经验必将是独特的、无法仿制的，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一种独一无二的类型。这也就是为何不能简单移植某种模式给一个具有原生性文化形态的族群的原因。正如苏东解体时，按照西方标准推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的只有灾难和混乱，

① Османов Ю. Б.; Исмаил. Госпринский, О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роблеме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Осма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 проблем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Москва. 1996, ст—243.

② [俄] 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 页。

这已经被事实所证实。同样的道理，俄罗斯的经验也无法完全复制到美国。

除了族群来源的“非欧洲性”外，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基督教——来自东方的拜占庭文化，“基督教成为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心和族群特征”。^① 欧洲文化的三个基础是个性、普适性和自由，这三个特点来源于基督教和希腊文明。“罗斯受洗”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使俄罗斯民族经历了千百年的砺炼，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基督教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同时也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文化在产生中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拜占庭给了俄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② 在精神文化层面基督教赋予俄罗斯文化很大的一笔遗产充分地表现在艺术领域，例如文学和绘画等方面。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就认为：“俄罗斯文学的价值在下列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即它们的艺术力量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人民的良心”，“是俄罗斯的哲学，也是俄罗斯创造性自我表现的特点，也是俄罗斯的全人类性”。^③ 正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罗赞诺夫指出的那样，“对于西方人来说，俄罗斯文学开辟了道德世界观的新纪元，西方读者为俄国作家所倾倒，但其崇尚的绝不是俄国作家创作的高超艺术性，而是其中展示的崭新而又独特的道德世界观”。^④

再从经济方面看，先不说早期作为包括现在的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贸易联盟——汉萨同盟的成员，俄罗斯的经济就与欧洲——尤其是欧洲的北部和南部紧密地联系起来。众所周知，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种生产贸易方式最终将欧洲与其他大洲远远拉开了距离。虽然资本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欧，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使得俄国并未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我们知道，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特别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已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直到19世纪末经济上的成就已经使俄国与法兰西、德意志等欧洲主要帝国共同参与管理欧洲的政治秩序。从某种

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与框架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从那个时候起，俄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与地缘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和重要玩家。

因此，既然作为一种欧洲文化的边缘地带的形式，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属性仍然属于欧洲——如果不存在一种标准的文化模式，而只是基于其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来说。只不过对于俄罗斯文化来说，其构成要素中更多了一些“异质”的特点，但是这些“异质”的特点并未改变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我想跟那些“欧亚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如果谈到“欧亚主义”必然涉及对其文化的定性，“欧亚主义”是什么样的一种物品？是一种新品种的物品？它的前身是什么？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现象，现象一定与其构成元素有关。竹子生长在南方，可是移植到北方就不是竹子了吗？尽管看上去已经与南方的竹子有了很大区别。因此，“欧亚主义”只是看到俄罗斯与欧洲和亚洲的区别，但是没有注意到俄罗斯文化的底层土壤的本质。正是俄罗斯的欧洲文化成分将“异质”的文化纳入自身，而不是“异质”的文化将俄罗斯文化改变成另一种样式。

德国著名文化学者穆勒针对亚洲文化的复杂性总结了欧洲与亚洲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欧洲拥有共同的文化源头，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中世纪的欧洲更是文化一体化的。俄国、波兰属于欧洲文化，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欧洲。莫斯科、巴黎和柏林的学生都在整个欧洲文化的基础上来理解他们的民族文化。欧洲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也都属于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首先是具有了这种文化一体的意识，然后才有经济的一体化”。^⑤

① A. В. Сергеева: 《Каким Мы, Русск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006, ст—20—23.

② [俄] 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③ [俄] 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④ V. 罗赞诺夫：《围绕俄罗斯思想》，《罗赞诺夫文集》，莫斯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⑤ [德] 德特里夫·穆勒：《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1999年第2期。

因此，从文化特质与走向上来看，一些俄罗斯思想家更以俄罗斯文化地跨欧亚、肩负欧洲文化未来走向的使命自居。如号称俄罗斯的黑格尔的别尔嘉耶夫就称：“俄罗斯民族包含着伟大的力量，俄罗斯民族是未来的民族，它将解决西方已经无力解决、甚至从其深层来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①

也许这种依据于西方中心论的判断，在鼓励价值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看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作为一种在欧洲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类型，俄罗斯文化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其与其他人文类型的“相似性”，而在于其“相异性”——思考和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与命运的方式的不同。方式的不同使得人类面临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方向，因而正是这种“相异性”才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生态价值所在。

哈萨克斯坦作家、思想家奥尔加斯·奥斯曼诺夫曾经把俄罗斯比做一件青铜器——铜与锡的合金，“淡而明亮的色彩（锡）锻造出欧洲，而浓而沉稳的铜则是亚洲。俄罗斯是两种色彩混合在一种合金里的混合物，如果你不想破坏它的结构的话，这种合金就是一种无法互相分离的合金。”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俄罗斯，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没有比别人更差，也没有比别人更好，具有一种原发性和不可复制性。”^②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欧洲的“西方”与亚洲的“东方”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

线，那么它们之间的过渡类型有无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俄罗斯这边，而只能在俄罗斯与其周边，包括与“东方”和“南方”邻居的族群当中去寻找，比如突厥族群的文化。

这就是俄罗斯文化的构成特点，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两面性的特点是俄罗斯文化作为欧洲边缘地带的一种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但论其属性，俄罗斯仍然属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对此我赞同俄罗斯著名国学大师利哈乔夫的观点，“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③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宗教教学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资助项目成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俄]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0页。

② A. В. Сергеева：《Каким Мы, Русски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2006，ст—20。

③ [俄] 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Oriental” or “Western”?

——The Russi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Form

Zhang Yong

Abstract: Is the Russian culture the “Oriental” or “Western”? This issue has always been an academic controversial topic at home and abroad in Russia. When “Western” and “Oriental”, these two purely geographical concept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human science, the meaning of them has changed. The first change is that the discourse based on ideology includes the ideology of binary opposition. Apply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anthropology to analyze the Russi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oncludes Russian culture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Western” culture, meantime, a sub-type of “a marginalized European culture”.

Key words: Russian culture;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 type; marginalized culture